



享誉全球的世纪经典名著版本 台湾中小學生最喜愛的課外讀物

King Solomon's Mines

教育部語文新課標必讀名著

所羅門王的寶藏

一筆引起全世界爭奪的財富

[英]亨利·萊特·哈格德◎著

林久淵◎譯

2008年經典名著，
為孩子打下堅實的文學根基
2008年著名翻譯家多年心血集成，
給孩子最純正的世界文學精粹

著名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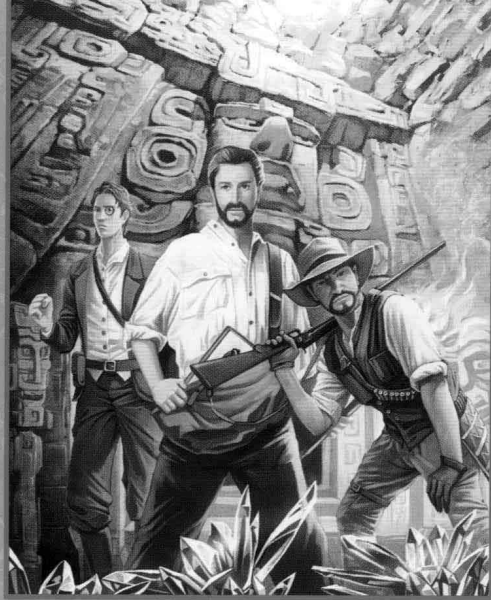
曹文軒

鼎力推薦

★★★★



吉林出版集團 吉林攝影出版社



所罗门王的宝藏

King Solomon's Mines

[英] 亨利·莱特·哈格德◎著

林久渊◎译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所罗门王的宝藏 / (英) 哈格德 (Haggard, H. R.) 著; 林久渊译.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3. 7
(意林名著馆)

ISBN 978-7-5498-1800-6

I. ①所… II. ①哈… ②林…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1122号

本书全部译文版权由晨星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授权给北京意林励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北京意林励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委托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转载。

所罗门王的宝藏 SUOLUOMENWANG DE BAOZANG

著 者 [英]亨利·莱特·哈格德

译 者 林久渊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杜 务

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责任编辑 施 岗 胡晓路

丛书统筹 牟沧浪 徐 晶

执行编辑 吴可嘉

封面插图 吉春鸣 小 圣

内文插图 陈彦庭

封面设计 张 龙

美术编辑 张 龙

开 本 860mm×665mm 1/16

字 数 165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0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0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1800-6

定 价: 16.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1908040



阅读的智慧



这套书都是经过时间洗礼和考验的经典。它们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出来的，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经典应该是很少的，不可能是很多的。和“经典”这个概念相关的还有“名著”。如果谁认为经典有很多的话，我就不能认为那是经典了——它们很可能只是名著。在我的印象中，我在阅读经典时，觉得所谓经典就是一种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有些书，要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对它有一种仰视感，是困难的。我觉得它也许只能算是名著。它不能让我产生经典感——至少现在不能产生。阅读经典有一种宗教情绪在里面。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我只能这么想：它可能成为经典。经典的作品肯定是能说出一些东西来的，不是不能把握的。

它有如下一些基本品质——



道义

人要有道义，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必有道义的原则，必有道义的支持。而文学就具有培养人之道义的得天独厚的功能——当初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形式，之所以被人类选择，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们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深刻痕迹。没有文学，人类依旧还在浑茫与灰暗之中，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人类当然应该像仰望星辰一样仰望那些曾为他们创造了伟大作品的文学家。

毫无疑问，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

必须承认，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与美好。事实倒可能相反，人性之中有大量恶劣成分。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在人类之中，必须讲道义。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与其他精神形式（如哲学、伦理学等）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并不断使人性得到改善。徐志摩当年讲：“托尔斯泰的话，罗曼·罗兰的话，泰戈尔的话，罗素的话，不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地悬殊，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相呼应的，即使不是完全



一致的。他们柔和的声音永远呼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他们醒起来，凭着爱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阻碍我们相爱的力量，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除种种束缚我们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这些宏大的声音好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它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

所谓经典，必有“道义”这一品质。



一个完人的精神世界，是由许多纬度组成的。这其中，审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纬度。而文学对这一纬度的生成，几乎是最有效的。文学的根本性的功能之一，就是审美。如果说远古的文学可能更在意的是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话，那么后来的文学则越来越在意它的审美价值了。而人们亲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它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并能培养人们的审美经验、提升人们的审美境界。

如此审美，使人类渐渐变成了具有情调的人类，使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一大区别就在于今日之人类有了一种叫做“情调”的元素。而在情调养成期间，文学有头等功劳。

人类有情调，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而成为高贵的物种。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纯粹的生存状态，而进入一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之中，人类不再仅仅享受种种官能得以满足的原始快乐，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人类一有情调，这个物质的、生物的世界从此似乎变了，变得有说不尽或不可言传的妙处。人类领略到了种种令身心愉悦

的快意。天长日久，人类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一切感受的单词：静谧、恬淡、散淡、优雅、忧郁、肃穆、飞扬、升腾、圣洁、素朴、高贵、典雅、舒坦、柔和……

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把情调的因素融入人的血液与灵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从而使苍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

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情调当属美学范畴。

所谓经典，必有“审美”这一品质。



当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而冉·阿让偷走了他的银烛台被警察抓住、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礼物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简·爱得知一切，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留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我们在一切古典形态的作



品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

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

所谓经典，必有“悲悯”这一品质。

还有就是经典是必讲艺术性的，它反映的问题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它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是一些恒定的问题。

一部名著的确定，或一部经典的确定，我想主要就看它们是否具有这样几点品质。这套书，正是具备了这些品质，我们才称它们为经典。

我曾许多次说过，这是一个追求时尚的时代，阅读也是如此。

时尚成为一望无际的灿烂花田，人们犹如采蜜之蜂蝶，嗡嗡然飘飘然趋之如潮，唯恐那花田于瞬间烟消云散。即使少年儿童的阅读，也是沉浸在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热闹之中。某些光怪陆离的卡通，故作痞子的少年写作，铺天盖地、咋咋呼呼、一副反叛面孔、一口野蛮腔调、一股深秋凉风的网上文学，吸引了成千上万双纯情而又充满好奇的眼睛。这些图画与文字，最大的功能就在于让那些涉世未深的孩

子陷入欢乐的疯狂。

这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一个平庸的时代。相比从前，人们虽然少了温饱之虞，但也失去了心灵的丰盈和目光的深沉。在一片毫无质量的傻笑之中，人的心灵变得苍白，目光变得浅薄。浮躁人生，从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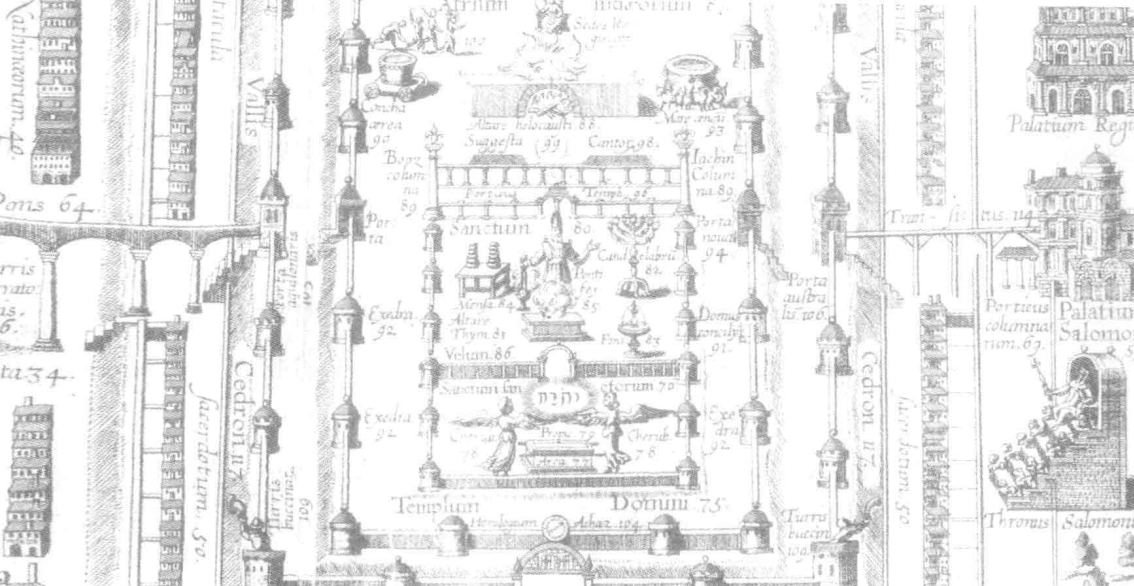
此刻，我们谈论对经典的阅读，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意义。只有回到对经典的阅读上，将阅读经典作为阅读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个理想的阅读格局，也才有可能将我们从享乐主义的泥淖中解救出来。经典就是有这样神奇的力量。

我坚持我的表述：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回到经典性的文字，长期沉沦在轻飘的、只有快乐而没有忧伤的时尚文字之中，那么，我对这种阅读在建构孩子的精神世界和培养孩子优良的心理素质方面起到的作用表示深深的怀疑；时尚阅读是必要的，但一种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该将对经典的阅读看成是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一个孩子的理想阅读，应从经典开始。

做什么事，都得讲究智慧。智者，是幸福的人。智者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同样的生命长度，一个智者因为他的智慧，而实现了最丰富、最有质量的人生，比起非智者，他的生命长度换算下来大大延长了。

读书也有智慧。而最大的智慧就是阅读经典。

读这套书的人必定是一个智慧的人。



目 录

所罗门王的宝藏

第1章	初识亨利·柯蒂斯爵士	1
第2章	所罗门宝藏的传说	9
第3章	乌姆宝帕加入队伍	20
第4章	猎 象	30
第5章	沙漠征程	40
第6章	水! 水! 水!	54
第7章	所罗门大道	65
第8章	进入库库安纳王国	80
第9章	特瓦拉国王	89

第10章	巫师大搜捕	101
第11章	来自星星国的魔法	115
第12章	战事一触即发	130
第13章	进 攻	139
第14章	浴血奋战	148
第15章	好事多磨	161
第16章	死亡之地	171
第17章	所罗门王的宝藏	179
第18章	身陷绝境	190
第19章	别了，伊格诺希	200
第20章	重 逢	206
拓展阅读		212
亨利·莱特·哈格德年表		214



第1章

初识亨利·柯蒂斯爵士



说来新奇，以我年过半百的岁数，我想自己尝试写写小说。我不知道自己将把这次已经结束的旅程写成一段怎样的故事。在我看来，一生似乎很长，也许是很小就出来做事的缘故吧。当其他孩童还在读书时，我便在旧殖民地做起买卖维生。我做买卖、狩猎、采矿等，但是直到八个月前我才有了一笔积蓄，那是一笔巨款，数目不详。我不愿再经历一次过去十五六个月的遭遇了，尽管我明白最终将获得平安，以及一笔财富。另一方面，我是个胆怯的人，不喜欢暴力，更讨厌去冒险。我不知为何撰写这本书，这与我的性格不符。我不是位文学家，尽管我对《旧约圣经》和《英格尔兹比传奇》情有独钟。我试着写下自己的理由。

第一，出于亨利·柯蒂斯爵士与约翰·古德上校的要求。



第二，因为我现在正带着疼痛的左脚躺在德班。自从被那头该死的狮子咬伤之后，我就留下了病根，难以忍受的疼痛让我寝食难安。狮子的利牙肯定有毒，否则已经愈合的伤口怎么会裂开呢？我曾经杀死过六十五头狮子，没想到让第六十六头狮子犹如嚼烟草般地嚼了我的腿，这简直有悖常理。我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不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第三，我想取悦正在伦敦医院学医的儿子，让他不再胡闹。医院工作必定很枯燥无味，成天解剖尸体也会让人感到无趣。我想，这可以带给他一点儿活力。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我想要叙述我所知悉的故事中，最为离奇的一个。

现在我就要开始讲这个故事了。

我叫艾伦·夸特曼，是纳塔尔省德班市的一位绅士，我虽然杀过人，但都是因为出于自卫而迫不得已的做法。上帝赋予我们生命，我猜他是想让我们护卫它们，至少我总是依此行事，希望当我的生命结束时得到恶报。

约莫十八个月前，我初次见到亨利·柯蒂斯爵士与约翰·古德上校。那时我在巴芒瓦多猎象，运气很差，那趟旅程很不顺利，更糟糕的是我还发了高烧。病情一好转，我就跋涉至钻石区，卖掉身上的象牙、车与牛，辞退了所有猎人，然后坐上邮务车直达开普敦。我在开普敦住了一周后，发现旅馆要价过高，遂决定搭乘“敦克尔”号回纳塔尔。这班轮船就停在码头，等着原计划从英国来的“爱丁堡”号轮船。我带着行李登上“敦克尔”号，当天下午从“爱丁堡”号上下来

的到纳塔尔的乘客们换了我们的船后，我们就起锚出发了。

两名甲板上的乘客引起我的好奇，其中一人约莫三十岁，是我见过胸膛最魁梧、手脚最长的人。他有着一头黄发，蓄着金黄色的大络腮胡，五官分明，有着一双灰色而深邃的眼眸。我从未见过这么俊朗的人，让我联想起古丹麦人。虽然我没见过古丹麦人，但我记得曾经见过那些绅士的画像，好像是住在祖鲁的白人。他们用大牛角饮酒，长发披在背上。我看着倚在楼梯上的朋友，心想他的头发若是更长些，在他的宽肩上披上一件链条风衣，递给他一把大战斧和牛角马克杯，便像极了画像里的人物。后来，我发现这位名叫亨利·柯蒂斯的爵士有着丹麦血统。他还让我强烈地想到另外一个人，不过我当时想不起来是谁。

站在那儿与亨利爵士交谈的人，身材矮胖、黝黑，完全是不同的模样。我立即猜测他是位海军军官，不知为何，我总是能一眼认出海军。在我一生中，我曾经和他们一起打猎，他们是我见过最勇敢、优秀的伙伴，尽管他们有时说话很粗鲁。在我眼中，皇家海军军官就是合格的绅士，尽管他们当中也会出现害群之马。我想，大海与上帝的气息洗涤了他们的心灵，拂去了他们内心的苦闷，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绅士。

言归正传，我又猜对了，他的确是位海军军官，三十一岁的海军上校，我在旅客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约翰·古德上校。他有着宽厚的肩膀，中等身材。他外表非常整洁，胡子刮得很干净，右眼戴着眼镜，



眼镜似乎长在那里，因为不挂细绳，除了擦拭之外，从未取下来过。起初我以为他睡觉时也戴着眼镜，后来发现不是，他睡觉时，将眼镜与假牙一并放进裤子的口袋里。

我们刚起航不久，夜幕降临，伴随着恶劣的天气，陆地吹来一阵凛冽的风，重重雾霭很快就把大家从甲板上赶回船舱。“敦克尔”号是艘平底船，由于逆风前行，因此行进缓慢。它似乎有意直驱前进，但始终没有成功。我站在暖和的引擎旁，看着对面的钟摆而自得其乐。每当船身倾斜摇晃时，钟摆前后摆动着，指示着每次倾斜的角度。

“那个钟摆看来有些毛病，晃动得不对劲。”突然在我身旁出现了一个恼怒的声音，我环顾四周，是那位海军军官。

“真的吗？为什么这样想？”我反问。

“如果船身真的倾斜到钟摆指示的角度，那它肯定要完蛋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它就像那些商船船长一样，总是非常不准确。”

就在此时，晚餐的钟声响起。古德上校邀我共进晚餐，亨利·柯蒂斯也已经入座。他与古德上校坐在一起，而我正好坐在他们对面。上校与我很快地进入话题，我们谈论打猎的事，他问了许多问题，我则尽可能予以回答。不久他谈起了大象。

“啊，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人呼喊起来，“你找对人了，猎人夸特曼能回答你与大象有关的一切。”

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的亨利爵士显然吓了一跳。“抱歉，先生，”他倾身越过桌子，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先生，请问您是艾伦·夸特曼吗？”

我回答是。



这个大块头不再继续问话，但我听到他咕哝着：“真是太幸运了。”

晚餐结束，我们离开餐厅时，亨利爵士询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舱房里抽根烟。我接受他的邀请，他领着我到他的舱房里，那是间很棒的房间。里头有张沙发，沙发前有张小桌子，亨利爵士差遣侍应取来一瓶威士忌，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坐了下来，点起烟斗。

侍应取来威士忌并点起灯火时，亨利爵士便说道：“夸特曼先生，前年的此时此刻，我想你应该在巴芒瓦托，对吗？”

“是的。”我答道。心里对这位绅士竟能对我了如指掌感到惊讶，照理说，一般人不会对此感兴趣。

“你在那里做生意，是吗？”古德上校以他特有的敏捷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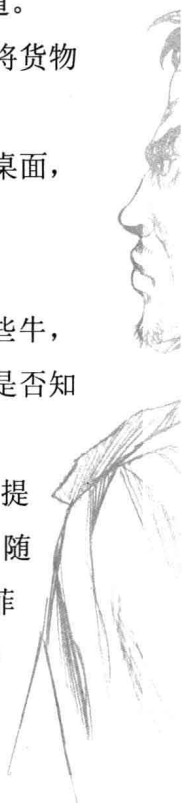
“是的，我带了一车货物，并在小村外围驻扎停留，直到将货物售完为止。”

亨利爵士坐在我对面，椅子嵌有马德拉扶手。他双臂倚着桌面，往上瞧，一双灰色大眼直盯住我，眼里充满好奇与焦虑。

“你在那里遇到过一个名叫奈维尔的人吗？”

“见过。他在继续赶路前，曾在我旁边的卡车上解开那些牛，让它们休息两周。数月前，我收到一位律师的信，信上问我是否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仅能尽可能给予回复。”

“对，”亨利爵士说，“你的信被转给了我，你在信里提到，五月初，一位叫奈维尔的绅士坐着牛车离开了巴芒瓦托，同行的有一位赶车的、一位领牛群的男孩，还有一名叫吉姆的卡菲尔猎人，信中还提到他想要到遥远的因亚提，以及玛塔贝尔乡





亨利爵士用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眼里充满好奇。